



劉王兩先生評點吳莊學

全八本

仁
1.604
7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第一寄	
經書	
第 314 號	第 7 卷
此書不外館許帶出	



明仁13
號 1.604
卷 7



南華經十三卷目

雜篇

第二十三篇

庚桑楚

第二十四篇

徐無鬼



南華經十三卷目

南華經卷十三

雜篇

庚桑楚第二十三

老聃之役。有庚桑楚者。字。休。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
 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
 仁者。遠之。畫然。飾知。字。注。擁腫之與居。擁腫。朴也。鞅掌之
 為使。鞅掌。自得。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
 曰。庚桑子之始來。吾灑然異之。字。注。而任愚。異其棄智。今吾

辯如能者無不合道

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夫與四時俱庶者無近功。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夫得而然哉。大道已行矣。夫春秋生成皆得自然之道。故不為也。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如往。直自往耳。非由知也。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

我其杓之人邪。

不欲為物標杓。

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

言。

聃云。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然。今畏壘反此。故不釋然。

弟子曰。不然。

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鱣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夔狐為之祥。弟子謂大人必有豐祿也。且夫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

舜以然。而况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詞采。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

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去利遠害乃全夫全其形生之
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而已矣。若嬰身於利且
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二子謂堯舜是其於辯
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將令後世妄行穿
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理錐刀之末也竊竊乎又何足以
濟世哉。混然一之無所治為乃濟舉賢則民相軋。將戾拂其性以待其
尚。任之則民相盜。真不足而以知繼之則偽之矣。偽以求生非盜如何
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

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阨。無所復顧吾語汝大
亂之本。必生于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其末存乎千世之後
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堯舜遺其迹飾偽播
其後。以南榮越楚然正坐曰。若越之年者已長。致斯弊
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守其分也抱汝生。無攬乎其生之外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
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越曰。日之與形。吾
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

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目與目耳與耳心與心其形相似而所能不同苟有不同則不可強相法效也形之與形亦辟矣。未之有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而不能相得將有間也今謂越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越勉聞道達耳矣。早聞形隔故難化也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

固有巨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南榮越羸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越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挾三言而來故南榮越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越俯而慙。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越曰。不知乎。人謂我朱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

則反愁我已。我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越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汝亡人哉。惘惘乎。汝欲反汝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南榮越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子曰。汝自灑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鞮者不可繁。而捉將內捷內。

鞮者不可繆。而捉將外捷。捷。關鍵也。耳目外也。心術內也。夫全形抱生。莫若忘其心術。遺其耳目。若乃聲色鞮於外。則心術塞於內。欲惡鞮於內。則耳目喪於外。固必無得無失。而後為通也。外內鞮者。道德不能持。而况放道而行者乎。偏鞮由不可。况外內俱鞮乎。將耳目眩惑於外。而心術流蕩於內。雖繁手以執之。綢繆以持之。弗能止也。南榮越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未病也。若越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越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不離其性。能勿

亦解凍釋就亦
處地轉變化

失乎。還自得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當則吉。過則凶。無所卜也。

能止乎。止於分也。能已乎。無追故迹。能舍諸人而求諸已

乎。全我而不效彼。能翛然乎。無停迹也。能侗然乎。無節礙也。能兒

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噉。和之至也。任聲之自出。不

由於喜怒。終日握而手不掬。共其德也。任手之自握。非獨得也。

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任目之自見。非係於色也。行

不知所之。任足之自行。無所趣。居不知所為。縱體而自任也。與物

委蛇。斯順之也。而同其波。物波亦波。是衛生之經已。南榮

趯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若能自改而用此言。便欲自謂至人

之德。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者。能乎明。非自爾。夫至

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自無其心。皆與物共。不

以人物利害相撓。不相與為怪。不相與為謀。不

相與為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謂衛生之經

已。曰。然則是至乎。謂已便可得。此言而至邪。曰。未也。吾固告

女。曰。能兒子乎。非以此言為不至也。但能聞而

聞。至言適可以為經。胡可得至。哉。故學者不至。至者不學也。兒子動不知所

是問老子之言
有聖人之德之
問此問自是而
老子曰非也兩
字分明不是寔
語後面又曰未
也則當別有話
頭却又提起前
面能實乎乎之
語則所謂未也
亦非寔語蓋不
復與之居言使
之自悟也
以此觀非也未
也亦有見

洪密齋曰鄒子
云云有持者不
動持物耳其寔
非持若知其兩
持而持之則失
也陳碧虛云真
宰存焉隨其成
心而師之是皆

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
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
也。禍福生於失得。人災由於愛惡。今槁木
死灰。無情之至。則愛惡失得。無自而來。宇泰
定者。發乎天光。夫德宇泰然而定。則其
光者。人見其人。天光自發。則人見其人。物見其
然而。人有脩者。乃今有恒。人而脩人。則自
定也。常泰。故能反居我。人之所舍
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出則天子處則
天民。此二者俱

以泰然而自得之。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
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凡所
雖行非為。雖習。知止乎其不能知。至矣。所不
非學。雖言非辯。不可強知。故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
止斯至也。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意雖欲
必敗。理備物以將形。因其自備而藏不虞以生
終不能。心自生耳。非虞而出。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
心之。虞者。億度之謂。敬中以達彼。理自達彼
而敬。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有窮通。而非人
也。有為而致惡。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不可
者。乃是人。不足以滑成。安之若命。故不可

置論於言意之表玄之又玄復采莊子之語以爲說而於存皆殆不然也嘗記洪慶善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皆爲不知其所以持之則不復可持矣蓋前二人解者爲兩而字所惑故濫而爲之辭

內於靈臺。靈臺者心也。清暢靈臺者有持。有持者謂不動於物耳。故憂患不能入。而不知其所持。若知其所以持則持之而不可持者也。持則失也。不見其誠已而發。此妄發作。每發而不當。發而不由已。誠何由而當。業入而不舍。事不居其分內。每更爲失。乃爲得也。發由已誠。爲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爲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幽顯無愧於心。券內者行則獨行而不懼。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分也。夫遊於分內者。行不由於名。券外者志乎期費。有

無益期欲損已以爲物也。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本有斯光因而用之。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雖已所無。猶借彼而販賣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夫期費者。人已見其跂矣。而猶自以爲安。與物窮者。物入焉。窮謂終始。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且謂券外而跂者。跂者不立。焉能自容。不能容人。不能自容。焉能容人。人不獲容。則去也。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身且不能容。則雖已非也。况能有親乎。故盡是他。丘莫憐于志。鏌鄣爲下。夫志之所攬。隼火疑也。故其爲兵甚於劍也。冠莫大于陰陽。無所逃于天地之間。非陰陽

宇四方上下也
淫考來今日宙
天門即造化也
看他解宇宙天
門是費多少形
實存狀皆非欠
字亦不可及奈
何以他人紙上
語證之

賊之心則使之也。心使氣則陰陽微結於五藏而所在皆陰陽也故不可逃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成毀無常分而道皆通 所惡乎

分者其分也以備。不守其分而求備焉所以惡分也 所以惡乎

備者其有以備。本分不備而有以求備所以惡備也若其本分素備豈惡之哉

故出而不反見其鬼。不反守其分內則其死不久 出而得是

謂得死。不出而無得乃得生 滅而有實鬼之一也。已滅其性矣雖

有斯生何。異於鬼 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雖有斯形苟能

曠然無懷則生。全而形定也 出無本。歛然自生非有本 入無竅。歛然自死

非有根 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剝有所出

而無竅者有實。言出者自有實耳其所出無根竅以出之 有實而無

乎處者宇也。宇者有四方上下而未有窮處 有長而無本

剝者宙也。宙者有古今之長而古今之長無極 有乎生有乎死有

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死生出入皆歛然自爾無所由

故無所見其形是謂天門。天門者萬物之都名也謂之天門猶云眾妙之門也 天

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死生出入皆歛然自爾未有為之者

也然則聚散隱顯故有出入之名徒有名耳竟無出入門其安在乎故以無為門以無為門則

無門也。有不能以有為有。夫有之未生，以何為生乎？故必自有耳，豈有之所能必出乎無有。此所以明有之不能為有而有乎。自有耳，非謂無能為有也。若無能為有，而無有一無有者，遂無則有自歛生，何謂無乎？而無有一無有。一無有，則遂無矣。無明聖人藏乎是，而不生生。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
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喪其散而之乎？以死為反也。還融液也。是以分已。雖欲均之，然已分矣。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

以生為體，以死為尻，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
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或有而無之，或不盡，然俱能無是非於胸中，故謂之公族。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此四者雖公則向之三者，已復差之。有生賦也。直聚氣也。披然曰移是。既披有分，則各是其所是也。是無常在，故曰移。嘗言移是非所言也。所是已著於言前矣。雖然不可知者也。不可知，故試言也。臘者之有脆胫，可散而不可散也。物各有用。觀室者周

節解以為僂渡
為通當其急時
廢廟無用而僂
渡為是善矣喻
已明矣強非本
意也故又取本
意而守之
發存也固吾一
已之師以此為
存而款人皆聽
已之節度故曰
因以為已賢使
人以為已節惟
其因此自私是

非之爭難以死
僕之亦甘心焉
故曰因以死僕
節字亦自錯了
不可曉要人說
自家名節因以
死僕之妙論

楊用備曰事已
已云去法之累
始可以入法除
心之膠始可以

於寢廟又適其僂焉

僂謂屏廁

為是舉移是

寢廟則以饗燕

屏廁則以僂渡當其燕渡則寢廟之是移於屏

廁矣故是非之移一彼一此誰能常之故至人

因而乘之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

物之變化則均耳

無時非生

生則所在

以知為師

所知雖異而

因以乘是非

皆本也

乘是非者

果有名實

物之名實

因以已為質

質主

無是非也

果有名實

物之各實

因以已為質

質主

也物各謂已足

使人以為已節

人皆謂已

因

是故莫通

以為是非之主

使人以為已節

是故莫通

因

是故莫通

以使償節

當其所守

若然者以用為知

以不用

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

不能隨所

移是今之

遇而安之

移是今之

遇而安之

人也

玄古之人無是非

是蜩與學鳩同於同也

同

共

是其

跟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驚

稱已脫誤

兄則

以謝之

以姬

言姬詡之

大親則已矣

明恕

故曰至禮有

不人

則不相辭謝

斯乃禮之至也

至義不物

各

其宜則物

至知不謀

謀而後知

至仁無親

譬之

未曾相親而

至信辟金

金玉者小信之質

徹志

五藏

仁已至也

至信辟金

金玉者小信之質

徹志

五藏

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
名利六者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

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與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盪動也。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以性自動故稱為耳。此乃真為非有為也。為之偽謂之失。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夫之能視非知視而視也。不知視而視不知知而知耳。所以為自然若知而後為則知偽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若不得已而動則為強動者耳。故失也。動無非我

必善八字唯由
能安於由安於
者無所知安
所知則天矣則
人有兩不能也
唯由能天甚奇
甚有理

之謂治。動而效彼則亂。名相反而實相順也。有彼我之名故反名得其實。善論雅字。弄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善中則順。取譽矣。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任其自然天也。有心為之入也。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工於天即謂之全人。全唯蟲能蟲唯蟲能天。能還守蟲全人則聖人也。人惡天惡人之天而况吾天乎人乎。都不知而謂工一雀適弄弄必得之威也。威以取物以天乎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天下之物各有所好所好各得則逃將安在。

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侈。畫外非譽也。畫所以飾容貌也。朋者以好醜在懷。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無賴故侈而棄之。夫復謂不餽而忘人。不識人之所惜。忘人因以為天人矣。無人之情。則自然為天人。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唯同乎天和者為然。彼形殘胥靡而猶同乎天和。况天和之自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平。

出於無為矣。此故是無不能生有。有不能為生之意也。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豈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肯見於寡人。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盈者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者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者欲好惡，內外無可。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武侯超然不對。不說其言。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

日上之質。若亡其一。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吾相馬。直者中繩。曲者中鉤。方者中矩。圓者中
規。是國馬也。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若卹若失。若喪其一。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
所。武侯大說而笑。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徐無鬼
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吾所以說吾
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說之。則以金板
六弢。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

啟齒。是直樂鳩以鐘鼓耳故愁。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

說若此乎。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女

商曰。若是乎。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善倫去國數

日。見其所知而喜。各思其本性之所好。去國旬月。見所嘗

見於國中者。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

亦去人滋久。思人滋深乎。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喜。

也。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鼈鼬之逕。踉位其空。

聞人足音。蹵然而喜矣。而况乎昆弟親戚之聲。

既尽情極當立
歎儒典儒者取
歎之意只在此
一句

溫潤可玩雜說
重出若得之他
人隨記之者皆
可觀

欵其側者乎。得所至樂則大悅也。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
馨欵吾君之側乎。所以未嘗啟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茅栗，厭葱韭，以賓寡人久矣。今夫老邪，其欲干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君曰：何哉？奚勞寡人？曰：勞君之神與形。武侯曰：何謂邪？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不以

為君而恣之無極。登高不可以為長，居下不可以為短。

君獨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

口。如此違天，地之平也。夫神者不自許也。物與之耳。夫神者好

和而惡姦。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夫姦病也，故勞之。唯

君所病之，何也？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

民而為義，偃兵其可乎？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

民之始也。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也。為義偃兵，造兵

之本也。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

可得乎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從無為為乃成耳凡成美
惡器也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君雖為仁義幾
且偽哉民將以偽繼之形固造形仁義有形固
成固有伐成則顯也變固外戰失其常然君亦必無盛鶴
列於麗譙之間鶴列陳兵也無徒驥於鎬壇之
宮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無藏逆於得得中
則失民耳亦無為盛兵走馬無以謀勝人有逆
耳守其朴而朴各無以巧勝人有所能則平
率其真知而知各有其長則均無以戰勝人以道應物物夫殺
服而無勝名

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
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不知以吾為善君若
勿已矣脩胸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撓若
能已則莫若脩已之誠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
兵哉甲兵無所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方
明為御昌寓驂乘張若謔朋前馬昆閻滑稽後
車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聖者名
而物迷矣雖欲之也名生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曰若
乎大隗其可得乎

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予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予適有瞽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日出而遊，日入而息。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奚

人情盡態玩索
略盡可人釋自
不厭他書叙此
等常固此不可
不志也

櫻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事由民作。雖然，請問為天下。令民自得。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馬以過分為害。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察士無凌諱之事，則不樂；皆囿於物者也。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各以所樂囿之。字法。招世之士，興朝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強之也。字法。

宿名留意於務
名也
宿其歸心於名
也

中民之士榮官筋力之士矜難勇敢之士奮患

兵革之士樂戰枯槁之士宿名法律之士廣治

禮樂之士敬容仁義之士貴際字法士之不同若此

易其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字法商賈無市井之

事則不比能同則事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業

其志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事非其錢財不積

則貪者憂物得所者權勢不尤則夸者悲勢物

之徒樂變權勢生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此凡

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已也苟不此皆

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賤無常

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士之所能各有其極

故當其時物順其倫次則各有用矣是以順馳

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不守一家之

方以要時利故有匍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

謂之善射天下皆羿也可乎不期而中謂誤中

謂謬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惠子曰可莊子曰

可謂之羿可乎言不可也天下皆堯也

可乎。若謂謬中者弄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弄而自是者非堯。惠子曰。可。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是邪。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道也。吾示子乎。吾道於是乎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

無當也。隨調而改。鼓之二十五弦皆動。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

非同不應。今改此一弦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調也。未始異於聲而

音之君已。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未獨能為其事也。且若是

者邪。五子各私所見。而是其所是。然亦無異於魯遽之夸其弟子。而未能相出也。惠

子曰。今夫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以辭。

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奚若矣。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

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莊子曰。齊人躋子於宋者。其命闞

也不以完。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子。不保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

為是故其求鉞鍾也。以束縛。乃反以愛鍾器為束縛恐其破傷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唐失也。失亡其子而
 不能遠索。遺其氣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夫楚人寄而躡閭。
 者。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
 鬪。未始離於岑。而足以造於怨也。岑岸也。夜半獨上人船未
 離岸。已共人鬪。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莊子
 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堊慢其鼻
 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

之。瞑目恣手。盡堊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宋元君
 聞之。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匠石曰。臣則
 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自夫子之死也。
 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矣。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
 至言妙斲。而無所用之。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
 病矣。可不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
 可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曰。不可。其為
 人。絜廉善士也。其於不巳若者。不比之。又一聞

稽溪家寓得人
心事好

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鉤乎。君下且
逆乎民。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公曰。然則孰
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也。上忘而下畔。
高而不充。愧不若皇帝。而哀不已若者。故無棄人。以德分
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以賢臨人。未有得
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若皆聞見
則事鍾於已。而群下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也。未能盡遺。故僅可也。吳王浮于江

祖賢已發添董
先生又高未有
無風味者

登乎狙之山。眾狙見之。恟然棄而走。逃於深莽。
有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也給續。搏捷矢。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能搏。王命相者趨射
之。狙執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
巧。恃其便。以敖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
以汝色。驕人哉。顏不疑歸而師董梧。以助其色。
去樂辭顯。三年而國人稱之。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南
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噓。顏成子入見曰。夫

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
灰乎。曰：吾嘗居山穴之中矣。當是時也，田禾一
覩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以得見子我必先之。
彼故知之，我必賣之。彼故鬻之，若我而不有之。
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嗟乎！我悲人之自喪者，吾又悲夫悲人者。吾又
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子綦知夫為
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
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仲

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
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古之言者曰
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聖人無言其所
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言者，百姓之言
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於此乎言之
今將於此。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
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此二子息訟以默澹
兵願有喙三尺。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
稱長。凡人閉口未是，不言。彼之謂不道之道，彼謂此之謂不

揚用備曰甘寢
兼猶云自安其
分也其句甚佳
其用字甚可味

言之言

此謂仲尼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

其大歸莫過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言止

其分非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

也。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不能舉其名

若儒墨而凶矣

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故凶

故海不辭

東流大之至也

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聖人并包天地澤

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汎然都任

是故生無爵

有而無之

死無謚

謚所以名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有

實不聚

令萬物各知足名

此言於其不貴言也甚矣是書其未嘗言耶

不立

功非已為故名歸於物

此之謂大人

若為而有之則小矣

狗不

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賢出於性非言所為

而况

為大乎

夫大愈不可為而得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况為

德乎

唯自然乃德耳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奚求焉而

大備矣

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知夫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

以物易已也

知其自備者不舍已而求物故無求無失無棄也

反已而

不窮

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循古而不摩

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大人

之誠

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歎

曰爲我相吾子孰爲祥九方歎曰梱也爲祥子
綦瞿然喜曰奚若曰梱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
其身子綦索然出涕曰吾子何爲以至於極
也九方歎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况於
父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子綦曰歎女何足以識之而梱祥邪
盡於酒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吾未嘗爲牧而祥生於奧未嘗好田而鶉生於

矣若勿怪何邪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吾所與吾子遊者
遊於天地不有所爲吾與之邀樂於天吾與之邀食
於地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吾不與之爲事不與之爲謀
不與之爲怪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吾與之乘天地之
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斯不爲也吾與之一委蛇而
不與之爲事所宜斯順耳無擇也今也然有世俗之償
焉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爲功而償之何也凡有怪徵者必有怪
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罪幾天與之也今無怪行而有

怪徵故知吾以是泣也。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其天命也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故泣之。而鬻之則難不若別之則易。全恐其逃故不於如別之易售也。於是別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齧缺遇許由曰子將奚之曰將逃堯曰奚謂邪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仁者爭尚之原故也。夫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勸致其所惡則散愛利

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仁義之行唯且無誠。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且假夫禽貪者器。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夫若假斯器以獲其志。譬之猶一規也。規割也萬斷制不止乎一人。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以一劑割之。則有傷也。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矣。外賢則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

一先生語有情
暖、姝、者無
限、妖、治、態、後、而
目皆異也

不見有其者三
語已怪至舜與
亦已也而益愈
怪已禮軒語毒

徒當作徒

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意盡形教。豈知我之。是獨化於玄冥之竟哉。
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蝨是也。擇疏鬣。自以
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
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煙火而已。與
豕俱焦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此其所謂濡需
者也。非有通變。藐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豕蝨者也。卷婁者。舜也。
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
姓悅之。故三徒成都。至鄧之虛。而十有萬家。堯

說得痛快

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
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
歸。所謂卷婁者也。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是以神人惡衆
至。衆自至耳。非好而致之。衆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明之所以有天下。出於不得已耳。豈比而利之。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
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於蟻棄知。於魚
得計。於羊棄意。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以目視。以耳聽

耳以心復心。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若然者其平也。繩

未能去繩而自平。其變也循。未能絕迹而玄會。古之真人以天

待之。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不以人入天。以有事求無古

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之也。

生。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藥也。其實

董也。桔梗也。雞靡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何

可勝言。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有時誰能常也。句踐也以

甲楯三千棲於會稽。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

唯種也不知其身之所以愁。故曰鷓目有所適。

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各適其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而失。

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

之過河也有損焉。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夫形者磨之而不磷。請

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櫻也。實已

損矣。而不自覺。恃源而往者也。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故水之

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無意則止

於分所以為審。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

於殉也。殆。有意則無崖故殆。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所以貴其無能而任其天然。禍之長也。茲萃。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其之長也。多端矣。其反也。緣功。反守其性。則其其功不作而成。果也。待久。欲速則不果。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已寶為有其能。故有亡國戮民而已。皆有其禍。不知問是也。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乎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踐。而後善博也。人之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天。之所謂也。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蠲

翼可得而知也。况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信。知大定。至矣。大一通之。道也。大陰解之。用其分內。則大目視之。用萬自見也。大均緣之。因其本性。令各自得。則大均也。大方體之。體使各得其分。則萬方大信稽之。命之所期。無令俱得。所以為大方也。大信稽之。越逸斯大信也。大定持之。真不撓。則自定。故持盡有天。夫物未然者。循有照。循之則明。冥有樞。至理有極。但當也。始有彼。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也。要也。

之者。夫解任彼。則彼自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解之無功。故似不解。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用彼不知而後知之。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
 知也。不知而後知之。知自用。則天下莫不皆
 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
 也。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而不可以無
 崖。各以。頡滑有實。萬物雖頡滑不同。而
 其分。頡滑有實。物物各自有實也。古今不
 代。各自有故。而不可以虧。宜各盡。則可不謂有
 不可相代。而不可以虧。其分也。則可不謂有
 大揚推乎。有大限也。闔不亦問是已。奚惑然為。
 若問其大推。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以不惑。
 之理。可得而知也。奚為而惑若此也。夫惑不可解。故尚
 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夫惑不可解。故尚
 大不惑。愚之至也。

是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
 皇王殊迹。隨世為名也。

南華經十四卷目

第二十五篇

則陽

第二十六篇

外物

焉人及待其所
欲人解言之此
從夷節歸上生
得枝葉活若但
言夷節不若公
閱休亦無意思
雖小之說亦
及有情致

南華經卷十四

則陽第二十五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
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
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
擲鼈于江夏。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
宅也。言此者以柳夫夷節已不能。而况我乎。吾
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

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言已不若夷節
之好富貴能交結意盡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
形名任知以干上也苟進故德薄而各消夫凍者假衣於春暘者反冬乎冷風
言已順四時之施不能赴彭陽之意夫楚王之爲人也形尊而嚴
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夫佞人正德其孰能撓
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淡然無欲樂足於所遇不
以侈靡爲貴而以道德爲榮故其家人不識貧之可苦其達也使王公忘
爵祿而化卑輕爵祿而重道德超然坐忘不覺榮之在身故使王公失其所以爲

高其於物也與之爲娛矣不以爲物自苦其於人也樂
物之通而保已焉通彼而不喪我故或不言而飲人以
和入各自得斯飲和矣豈待言哉與人竝立而使人化望其風而靡之
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使彼父子各歸其所而一間其
所施其所施同天地之德故間靜而不二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
也故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聖
人達綢繆所謂玄通周盡一體矣無內外而皆洞照而不知
其然性也不知其然而自復命搖作而以天爲

師搖者自搖作者自作莫人則從而命之也此
不復命而師其天然也赴名而高其迹師往而動其憂乎知而所行恒
迹自高故人不能下其名也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任知而行則生而美
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鑑鏡也
私故人美之今夫鑑者豈知鑑而鑑邪生而可
鑑則人謂之鑑耳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美於
人譬之聖人人與之名則不知其美於人生便
有見物之美而為無心人與作名言鏡耳故人
美之若不相告即莫知其美於人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
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夫鑑之可喜由其無
情不問知與不知聞

與不聞來即鑑之故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
若鑑由聞知則有時而廢也性也若性所不好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
豈能久照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聖人無愛若鏡耳然而事
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
之其愛人也終無已蕩然以百姓為芻狗而道
人由乎聞知則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性之所
有時而衰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得舊猶暢然雖死丘陵
久草木之緡緡合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况見見
見之聞即佛

氏所謂存來而
目
見。聞。三。就。起
悟。十。說。十。切。之
臺。在。宮。中。何。不
見。何。不。聞。無。間
即。人。間。無。幾。無
時。即。幾。時。拆。破
闔。嘗。舍。之。猶。始
舍。勿。道

聞聞者也。見所嘗見聞所嘗聞而猶以十仞之
臺。縣衆間者也。衆之所習雖危猶冉相氏得其
環中。以隨成。冉相氏古之聖王也與物無終無
始。無幾無時。忽然與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
日與物化故常無我闔嘗舍之。言夫為者何不
常無我故常不化也夫師天而不得師天。唯無所師與物皆殉。其以
為事也。若之何。雖師天猶未免於殉奚足事哉
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

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洩。其合之
也。若之何。都無乃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
傳之。委之百官從師而不囿。任其自聚非囿之
而不與焉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司御之屬亦能隨物
也所以名寄於物。之名羸法。得其兩見。名法者已
而功不在已非適足也。故曰羸然無心者。寄
治於群司。則其名迹。並見於彼。仲尼之盡慮。為
之傳之。仲尼曰天下何思何慮慮以盡矣若有
輔萬物之容成氏曰。除日無歲。今所以有歲而
自然也

生故也。若無死無生。無內無外。無彼我則魏瑩則歲日之計除也。無內外也。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耻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字注衍請受甲二十萬。為君攻之。虜其人民。係其牛馬。使其君內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耻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

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蝸至微而有兩角。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誠知所爭者。若此之細也。則天下無爭矣。君曰。噫。其虛言與。曰。臣請

為君實之。君以意字○法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在通達之國。人迹所及為通達。謂今四海之內也。若存若亡乎。君曰然。今自以四海為大。然計在無窮之中。若有若無也。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王與蠻氏俱有限之物耳。有限則不問大小。俱不得與無窮者計也。雖復天地共在無窮之中。皆蔑如也。况魏中之梁。梁中之王。而足爭哉。客出而君惘然若有亡也。自悼所爭者細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

若無味快之喻
却是之其言於
于、之類皆同
華不同意此更
以其字定之

惠子曰。夫吹筦也。猶有嗃也。吹劔首者。吹而巳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吹也。魯不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稷稷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與民同自藏於畔。進不榮華。退不枯槁。其聲銷。損其名也。其志無窮。規是生也。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所言者皆世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心與世異是陸沈者也。人中隱者。譬無水而沈也。是其

巾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已也。」著明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已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然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况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不如舍之，以從其志。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果逃也。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鹵莽，滅裂，輕脫。未畧，不盡其分。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

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功盡其分，無所不至。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眾為夫遁離滅亡，以眾為之所致也。若各致其極，則何患也。」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雜，欲惡傷正性。兼葭始萌，以扶吾形。形扶疎，則神氣傷，尋擢吾性。以欲惡引性，不止於當。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此鹵莽之報也。故治性者，安可以不

齊其至分栢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遊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蓄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殺人大蓄謂自此以下事大蓄既有則雖戒以莫為其榮辱立然後覩所病各自得則無可得已乎榮辱立則夸其所謂辱而跋其所謂榮矣奔馳乎夸跋之間非病如何貨財聚然後覩所爭若以知足為富將何爭乎今立人之所病聚

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上有所好則下不能安其本分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已君莫之失則民自得矣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已君莫之枉則民自正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夫之形性何為而失哉皆由人君撓之以至斯患耳故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反其性匿也用其性顯大為難而罪不敢為物所易重為任而罰不勝輕其所任遠其塗而誅不至通其足力民知力竭則以偽繼

之將以避。日出多僞。士民安取不僞。主日與僞。誅罰也。得其夫力不足則僞。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當責上也。十而六十化。亦能順世而不係於彼我故也。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順物而暢物。情之變然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物情之變。未始有極。萬物有乎生而莫見其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無根無門。忽爾自然。故莫見也。唯無其生。亡其出者。為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能覩其門而測其根也。

子貢對曰往非
與即此意
林解痴絕

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我所不知。物有知之者矣。故用物之知。則無所不獨知。在我知。知其寡矣。今不恃物以知。而自尊其知。則物不告我。非大疑如何。已乎已乎。且無所逃。不能用彼。則寄身無地。此則所謂然與然乎。自謂然者。天下未之然也。仲尼問於大史大弢。伯常騫。豨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靈即是無道之謚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男女同浴。

此無禮也。史鮪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雜字。以鮪為賢而奉御之勞，故搏幣而扶翼之，使其不得終禮。其慢若彼，此其所以為肅賢也。幣者，奉御之物。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欲以肅賢補其私慢。靈有二義，亦可謂善。故仲尼問焉。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里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子謂蒯不馮其子。靈公將奪女處也。夫物皆先有其命，故來事可知也。是以凡所為者，不得不為。凡所

不為者，不可得為。而愚者以為為之在已，不亦妄乎。之二人何足以識之。徒識已然之見事耳。未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論是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人，合并而為公。無私於天下，則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正而不距。自

入者。大人之化也。由中出者。民物之性也。性各得正。故民無違心。化必至公。故主無所執。所以能合丘里而并天下。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一萬物。而夷群異也。殊氣自有。故能常有。若本無之。而由天賜。則有時而廢。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殊職自有其才。故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修。文者自文。武者自武。非大人所賜也。若由然。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名止於實。故無為實。時有終始。世有變化。故無心。禍福淳淳。流行反覆。至有所拂者。而有

所宜。於此為戾。於彼或以為宜。自殉殊面。各自信其所。有所正者。有所差。正於此者。比於大澤。百材皆度。無也。材觀乎大山木石同壇。合異以此之謂丘里之言。言於丘里。則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夫有數之物。猶不止於萬。况無數之數。謂道而足邪。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物得以通。通物無私。而強字之曰道。因其大。

以號而讀之則可也。所謂道也。已有之矣。乃將得
 比哉。名已有矣。故乃將無可得而比邪。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
 其不及遠矣。今名之辯。無不及遠矣。故謂道猶未足也。必在乎無名無言之域。而後至焉。雖有名。故莫之比也。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
 物之所生。惡起。問此者。或謂道能生之。大公調曰。陰陽相
 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言此皆其自爾。非無所生。
 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凡此云為趣舍。近起於陰陽之相照。四時之相代也。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

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
過此以往。至於自然之故。誰知所以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
 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皆物之所有。自然而然耳。非無能有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物表無所復有。故言知不也。
過極也。觀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廢起皆自爾。無所原隨也。此議之所止。極於自爾。故無所議。少知曰。季真之
 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徧
 於其理。季真曰。道莫為也。接子曰。道或使。或使者。有使物之功也。大公調曰。

雞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物有自然。非為之所能也。由斯而觀。季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皆不為而自爾。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爲過。物有相使。亦皆自爾。故莫之為者。未為非物也。凡物云云。皆由莫為而過去。或使則實。實自使之。莫為則虛。無使之也。有名有實。是物之居。指名實之所在。無名無實。在物之虛。物之所在。其實至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故求之於言。意之表而後至言。未生不可忌。然

自生制不由我。我不能禁。已死不可徂。忽然自死。吾不能違。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觀。近於身中。猶莫見其自爾。而欲憂之。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此二者。世所至疑也。吾觀之本。其徃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物理無窮。故其言無窮。然後與物同理也。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恒不為而自使然也。道不可有。有不可無。道故不能使有。而有者常自然也。道之為名。所假而行。物所由而行。故假名之曰道。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舉一隅。言而便可知。

足則終日言而盡道。求道於言意之表則足。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不能忘言而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夫道物之極常莫為而自爾不在言與不言。非言非默議其有極。極於自爾非言默而議也。

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善惡之所致。俱不可必也。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精誠之至。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是以至人無心而應物。唯變所適。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

焚大槐

所謂

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

苟不能忘形則隨形

所遭而陷於憂

樂左右無宜也

矜之愈重則所在為難莫知所守故

不得

心若懸於天地之間

所希跂者

慰啓沈屯

非清夷

利害相摩生火甚多

內熱

衆人焚和

平暢也

而遺利則和若利害

大而闇則多累小而明則

存懷則其和焚也

月固不勝火

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

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

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

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

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

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

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

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

枯魚之肆

鉤五十牯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

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幹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民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此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儒以詩

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是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禮詩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姦。則迹不足恃也。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長上而促下也。末僂而後耳。耳却近後而上僂。視若營四海。視之儼然似營他人事者。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

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

容知。斯為君子矣。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為君子。仲尼揖而

退。受其言也。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設問之。令老萊

明其不可進。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

之患。一世為之。則其迹萬世為患。故不可輕也。抑固窶邪。亡其畧弗

及邪。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畧。無弗及之事也。惠以歡為驚。終

身之醜。惠之而歡者。無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

進焉耳。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相引以名。相結以隱。隱。括

也。謂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閉者

塞。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順之則全。靜之則正。聖人躋

蹠以興事。以每成功。事不遠本。故其功每成。奈何哉。其載

焉。終矜爾。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

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

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

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

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箕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割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神知之不足恃也。如是夫。唯靜然居其所能而不營於外者為全。雖有至知，萬人謀之，不用其知而用眾謀。魚不畏網而畏鵜鶘。網無情故得魚。去小知而大知明。小知自私。去善大知任物。

而自善矣。去善則善無所慕。善無所慕則善者不矯而自善也。嬰兒生無

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汎然無習而自能者非歧而學彼也。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

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善論人之所用容

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

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

聖應其內。當事而發。已言其外。以暢事情。情暢則事通。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莊子

曰：人有能遊，且不得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

乎。性之所能，不得不為也。性所不能，不得強為。故聖人唯莫之制，則同焉。皆得而不知所以得也。夫流通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非至厚則莫能任其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人之所好，不避。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所以為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唯所因之，故能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古無所與化俱。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且以豨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隨時因物，唯聖人乃能遊於世而

不僻。當時應務，所在為正。順人而不失已。本無我，我彼教。不學。教因彼往，承意不彼。彼意自然，故承而用。我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顫，口微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跖。當通而塞，則理有跖，則眾害生。生起物之有知者，恃息。凡根生者，無知其不殷，非天之罪。殷當也，夫息不由知，由知然後失當。失當而後不通，故知恃息，息不恃知也。然知欲之用，制之由人，非不天之穿之，日夜無降。通理有人得已之符也。南華經卷十四

則顧塞其實無情任天胞有重閔闕空心有天

遊遊不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谿爭處心無天遊

則六鑿相攘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

不勝自然之理有德溢乎名夫名高則利深故

名溢乎暴夫禁暴則謀稽乎諶後考其謀知

出乎爭平往則柴生乎守柴塞官事果乎眾宜

乎始脩夫事物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

其然夫事由理靜然可以補病非不背嫉可以

休老非不寧可以止遽非不雖然若是勞者之

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若是猶有勞

不顧聖人之所以賊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神

即聖人也聖言賢人所以賊世聖人未嘗過而

問焉君子所以賊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

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趨步各有分演

門有親死者工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

以其合語不
為有誤意

心以為莖
又自疑莖
誤未者也
自較之猶猶澄
之於經質之於
理玩之於文字
而自謂其得意

者半。慕賞而孝。去真遠矣。斯尚賢之過也。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

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

於窾水。法。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其波蕩傷

性。遂至。莖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莖。蹄者。所以

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至於兩聖無意。乃都無所

言也。

